

# 元宵夜放花千树

卫刘芳

“东风夜放花千树。更吹落、星如雨。宝马雕车香满路。”是辛弃疾笔下的元宵节盛况。而我,在波光潋滟的少女时,也见识过。记得上世纪90年代,元宵节是要走划旱船、看灯会、放焰火一整套民俗流程的。至今难忘我和小伙伴们身着绿绸对襟,在万众瞩目的街头甩着红绸带扭秧歌的情形。

难忘的还有雪中盛大的一届届“黄河灯会”。效益好的厂矿、乡镇会在指定的路段架起一座座灯楼,每到一处,我都会为其称得上奢华的庞大钢筋构造和精良工艺惊呼。一路走,由红蓝布经纬织成的几里长的灯棚下悬挂的手工灯笼,吸引了一簇簇念念有词的猜灯谜

市民,人人都都是言笑晏晏。

如今的灯会又如何?我在壬寅年元宵节来到了各处主题灯会广场。

最让我挂怀的是晋城博物馆广场的古堡主题灯会,要知道,太行古堡可是蜚声中外的防御型堡寨代表。远眺去,重檐翼角的博物馆大厦在夜色中像巨兽一样俯视着众生,而印象里应该有的鳞次栉比的城堡全无踪迹。狐疑重重地靠近广场,嗬,确实有一座矮小的彩灯门楼。只见它红砖城台上有单檐歇山式三座殿阁,下有并排三券门,中间门洞上书“午亭山村”,这四字是康熙念及忠臣陈廷敬的劳苦功高赐的匾额。嚯,别看城小如雀窝,还处处有所出呢。转到城楼后,看到了转圈排列的印着古堡简介和巨幅照片的展板。从声名显赫的皇城相府、湘峪古堡、大箕小寨,到不为人熟知的碗子城、北苏庄村、永宁寨,列举了20处。巨幅鸟瞰图,让这些堡寨砖瓦毕现,它们的历史盛誉与防御值守,它们的鬼斧神工与残垣断壁,让人沉浸在沧海桑田中不能拔足。我一字一句读,一寸一尺看,简单的展板,竟如身临其境。

而晋城东站灯会广场,营造出了“东风夜放花千树”的震撼密集度。成百上千株树,全被缠绕着荧光闪烁的灯带,挂着亮晶晶的雪花、蝴蝶、月亮等形状的霓虹灯,加上天

空中无数穿透力极强的激光灯柱交错转动,恍若天宫仙境。这时,高铁广播响起,圆润的女声在咬字清晰地播报着进站车次,叮嘱着旅客发车时间。这绝妙的背景音乐,让漫步在灯林中的我别有滋味。这不就是在最浓情蜜意时的伤别离吗?到处是灯红酒绿,而伊人却不得不踏上远去的列车。

“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,灯火阑珊处。”辛弃疾挥毫题下此句。是的,陈三和五娘元宵节一见钟情,宇文彦和影娘元宵节海誓山盟,乐昌公主与徐德言元宵节破镜重圆,人间的悲欢在这夜灯璀璨中淋漓尽致。而当年元宵节,一把扯住我长围巾的英俊少年,如今又在何处?

## 衡山雾凇起诗情

从风

## 佤山的菜



颜士州

坐缆车上至南岳衡山半山亭,才知山上下了一场雪,顿觉湿冷交织,路滑难行。同行朋友一不留神,滑倒在地,如坐冰车一般,在山坡上滑出好远,多处擦伤,只得退出队伍,其他队员组队向主峰祝融峰挺进。

山径两边,分列两排树冠茂盛的大树,枝叶、树干都包在银白色的冰衣里,枝为骨,冰为肌,看不出底色,一派冰清玉洁的景象。一看就不是雪的作品,因为落雪应是蓬松的、略微超出枝条的直径,挑在树枝的上方。穿过银白色枝条结出的冰穹,刚才雪线之下还是绿意盎然的世界,切换成一幅银装素裹的模样,如登临仙境,在南国里竟领略到了纯正的北国风情,游兴渐浓。

南天门周围,满坡松树兀自挺立着,一身冰装。绿色的松针化为银白色冰针,冰枝上垂下一条条细细的冰丝,如长出蓬乱的苍苍白发,整株松树看上去如喷了发胶,定型出刺猬般遒劲的发型。松枝、松针的冰衣一层一

层地加厚,终至不堪重负,偏离原来的方向,幸有几股冰柱垂下,一级一级抵在下方的枝杈上,最终抵至山坡,形成冰撑,勉强保持住松树屹立的风格。

山径上不时见有竹竿弯折,躺平在空中,拦住上“天宫”的路。垂下来的竹顶上,竹叶当芯,挂满了琥珀般的冰坨。似在静静地回味它们的前世今生——是一大滴一大滴水,在掉落的瞬间,吞掉竹叶速冻成冰坨?还是水汽前仆后继,为竹叶穿上一层又一层冰衣,终于撑出冰坨模样?头重脚轻,风吹摇晃,一竹弯倒,连带周围的竹子也东倒西歪,满目狼藉。青竹弯折的地方,竹节裂成几索长条,露出白色的里子。竹弯如弓,张力满满,不时有冰坨化掉,扭曲的平衡被打破,竹弓强势复原,冰琥珀被投射出去,如巨炮出膛,在空中绽放出四射的冰花。

到了观日台,湿冷愈浓。渐渐悟出,这应是南下的寒流衔接疾行,追逐着大雁一路向南,在“雁去无留意”

的衡阳暂栖,悄无声息地依托衡山布下奇寒大阵。水汽不知有诈,照常愣愣地升腾,进入伏击圈。充满了矛盾的冷与暖,就这样在空中怦然相撞,谁也不躲谁,展开了绞杀。主力奋力冲出伏击圈,聚集成云,羽化为雪,飘飘洒洒落下;余部力竭被擒,成为荣誉的俘虏,迅速凝华,就地滞留,禁锢在树枝、栏杆上……成就了在北方也罕见的雾凇奇观。大自然这位技艺高超的化妆师,将冬日里略显残败的景观,裹出诗情画意,将北方的风景照搬到衡山展览陈列,产生出一种魔幻风格。

登顶途中,红日当头,冰、雪尚未得及长呆,就暗自融化,在雪下、沟间传出潺潺的流水声,构思出一派残雪消融、溪流淙淙的初春景象。

立于祝融峰顶,四顾茫茫,奇峰隐现,雁阵飞鸣。四人兴之所至,联诗一首:立马南岳第一峰,玉裹祝融壮我程。独杖敲开广寒宫,群雁捎回小阳春。

黄平安

## 凤堰四季美如画

凤堰梯田是凤江梯田和堰坪梯田的总称,位于陕西省汉阴县漩涡镇境内。据考证,清朝初年,在“湖广填陕南”的大移民浪潮中,湖南长沙府善化县吴氏家族由湖南长沙迁入陕南汉阴定居。吴氏先民面对艰难的生存环境,迎难而上,带领族人和当地农民修梯田,兴水利,经过无数代人历时数百年的艰苦营建,硬是用汗水和智慧开垦出了万亩梯田,创造了一个令世人惊叹的奇迹,被誉为农耕文化的“活化石”。

在陕南山区,梯田比比皆是,但像凤堰梯田这样大规模的梯田群,实属罕见。凤堰梯田分布在海拔500米至650米之间的山体上,梯田约200级左右,层高0.3米至1米不等,每级宽3至15米,最长处达600余米。从山脚的第一块梯田开始,拾级而上,一级级延伸至山腰,生动形象地诠释了“梯田”二字的含义。山形是弯曲的,梯田便随山形而蜿蜒,只要梯田一蓄水,一个个水平面便形成了,一组组美丽的弧线以平行线的姿态呈现出无与伦比的美。

凤堰梯田的美,是自然之美,生态

之美,人文之美。无论哪个季节,它都以自然、平和的姿态展现出独特的魅力。春天,沉寂了一冬的油菜苗抖落一冬的风尘,蓄势待发,蓬勃生长。清明前后,美丽的油菜花灿烂绽放,一条条金黄色的弧线,像大地的指纹,美到极致。田野里,蝶飞蜂舞,鸟语花香,农耕正酣。游人置身于花海深处,尽情享受遍地金黄带来的欢乐和快感。花海间,红墙黛瓦的农家小院炊烟袅袅,宁静祥和,一派田园风光。

初夏,农人收了油菜,为了赶种水稻,及时在梯田里蓄上了水,老黄牛也许深解农人急切的心情,拖着耙子在水田里急匆匆地循环往复着,田里荡起的水痕一波赶一波,一波叠一波,散发着浓浓的乡土气息。一会儿,便把田里的泥土耙得细碎软化,平整如镜,只等插秧。这个时候,站在对面的高处遥看梯田,一组组错落有致、弯曲柔美的梯田犹如一面面异形的镜子,在阳光下闪着银辉,明亮耀眼。微风起处,梯田里漾起轻波微澜,像优美的田园诗,如生动的乡土画。

秋天,稻子熟了,金黄的梯田呈现出诱人的成熟美。压弯了腰的稻穗,在微风中领首微笑。面对这层层叠叠的金黄,无论是当地农民还是外地游客都一样的欣喜,欣喜的不仅是风景之美,还有丰收之美。农人挽起裤腿,在田里挥汗如雨,割稻子的“唰唰”声,打稻子的“嘭嘭”声,打破了乡村的宁静。如今,也只有在这样偏远的山村,才能见到这种人工收割的场景,这场景,真实而质朴,欢快而热烈,吸引着摄影师和游人纷纷把焦距对准了田野,对准了农人。

冬季,梯田里不再蓄水,他们把水田改作旱地,种上油菜,为来年春天播下金色的希望。这时的梯田,菜苗子深不盈尺,地表大部裸露在外,透着几分冷清和苍凉。只有大雪纷飞的时候,梯田才呈现出一种冷艳之美,洁白的外表,柔美的弧线,尽显梯田冬日独特的韵味。

站在观景台上遥望凤堰梯田,我被吴氏家族和当地民众战胜自然、改造自然的毅力和伟力深深震撼。他们辛勤的汗水没有白费,不仅获得了温饱与幸福,也成就了今天这一绝美的风景。

才来云南西南部佤山的时候,最引我奇怪的是这儿的笋,它是苦的;这儿的辣椒,种一次可以收获几年;这儿的羊瓜,更是取之不竭,用之不尽,不断地摘,又会不断地长……

佤山的竹子真多,有家种的,也有野生的。这儿没有炎夏酷暑,也没有严冬冰封。每到七、八、九月,幼笋出土了,你只要去走一遭,不用两三个小时,就可以满满地挑回一担笋来,又白又嫩。可是,你要是拿来就煮着吃,准会上当,苦得要命。这儿的傣族老乡是先把笋子剖开,反复地煮,反复地泡,再用石灰水一处理,笋子就呈诱人的油黄色,嫩极了,还一点儿不苦。切成片或丝,晒干就成笋干、笋丝,可贮藏起来。新鲜的笋如果切成细的丝,像泡菜那样放在坛子里,过几天苦笋就变酸笋了,放上一两年都不会坏,雪白雪白,很开胃。

这儿的乡亲最爱吃辣椒,菜里要是没有放辣椒,就像没放盐那样不受欢迎。而这儿的辣椒,只要秋冬不伤根,来春就会发出新芽,能收获好几年。

还有一种又叫做“佛手瓜”的羊瓜,一个个像攥紧了的拳头。只要找上两三只老羊瓜做种,再搭个瓜架,几个月以后,保管它们子孙满堂,结出几百、几千只羊瓜来,能把瓜架压垮。摘了长,长了摘,直到丰收几年才渐渐地减少。老羊瓜的根又粗又长,刨出来还能像山药等薯类一样做成淀粉。

佤山的雨季是令人心烦的,从6月到11月,无休止的霪雨使很多菜都长不好,青菜和白菜的叶子都烂了,一些瓜类、豆类也常常开花而不结果。但是甭怕,有这么多的笋、辣椒、羊瓜,还有绿油油的茄子。家家户户还在雨季不能种菜的地里种上些苞谷,到结籽的时候,引来一些豪猪,逮住了还能好好地改善一下伙食呢!